

林海音文集

春风

林海音

林海音文集

风 海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风 / 林海音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林海音文集)

ISBN 978-7-5399-9256-3

I. ①春…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7178 号

书 名 春风

著 者 林海音

责任编辑 胡 泊 孙建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256-3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春风

001

婚姻的故事

153

春风

一 清晨的小姑娘

校园里很寂静，太阳刚照到墙边上，校工还没有开始工作。只有静文一个人沿着操场散步。她深深地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嘴角上带着笑意。走近墙边时，太阳晒到她的头和脸了，她立刻觉得身上暖暖的，心头也暖暖的。这时为什么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呢？大概和昨夜充足的睡眠很有关系，也许是因为多日阴霾，今晨忽然阳光重现的缘故。

顺着墙边是一排花畦，密密地长着美人蕉，园工以为学校的女学生们都喜欢花，便不断地分秧栽种下去，于是办公室、教员休息室、校长室，处处都开遍了这种花。她不得不下令园工停止这种分秧的工作，校园毕竟不是花园呀，花花草草太多了，就缺少了庄严的气氛。

静文远远望去，学校后门边的花畦前，站着一个女孩子，白衣黑裙，背向着她。

——是琼英。

她先这样想，立刻又更正自己：怎么会是琼英呢！琼英不可能一大清早站在那里，更不可能穿着白衣黑裙的校服，因为琼英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是一家报馆的女记者了。但是，有一年，琼英确是那样站在那里的……

静文一边走一边想，走到操场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坐下来。

——那时的琼英也只有十四五岁，小小的个子，脸上带着纯真的微笑，每天早上都在篱笆外边修剪花草。

静文接着想——人的际遇真是难以预料的，她几乎每天都看见琼英，但是从不曾注意她是什么人。篱笆外面是属于乡下人的耕地，附近的住户，有种田的，有种花的，有种菜的，还有开始试种酸葡萄的，都是纯朴的乡下人。

早晨到校园散步的习惯，由来已久，她一生从来晚睡早起，整个学校，没有一个比她睡得更迟，也没有一个比她起得更早。一早起来，她不惊动别人，自己到校园中去。她各处走动，操场边、墙角下、前门、后门，都要顺便巡视一遍，见到碎纸、小纽扣、断粉笔，她便捡起来。她要学校干干净净的，就像她要她的女学生们的衣裙整整齐齐一样。有一天，她走到篱笆边，忽然清晨的小女孩抬起头来向她笑了，那个笑容是如此纯洁美丽，她不由得回报了一笑，并且问：

“你早，小妹妹。”

“早，校长。”

——咦？她知道我是校长！

“你每天来采花，这是你家种的吗？”

“不是。”小姑娘说了，就低下了头。

如果不是自己种的，她就不明白这小姑娘每天来剪采这些花，是

怎么回事了，但是她也不方便多问，因为她看见小姑娘难为情的样子，心里想，或许这小姑娘是种花人家雇来的女工也说不定。

第二天，第三天，以后每天早晨，她差不多都可以遇见小姑娘，并且打招呼。静文从来不注意花朵是怎样的美丽和芬芳，她也只知道很少的花名，但是那一幅少女采花图，却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每天都要向小姑娘问一问花的消息，也知道小姑娘是个卖花女，她向花主买了花去卖。小姑娘对于花的丰富的常识也令她吃惊，她倒仿佛天天到这里来上几分钟植物学课了。

小姑娘和静文混熟了，有一天，她问静文：

“校长，你喜欢什么花？”

“我嘛？——”静文竟回答不上来了，耸耸肩笑了笑，“什么花都喜欢。”

其实，她不是细心人，才没有赏花的兴致，她一向只知道人生是如何的忙碌，她喜爱工作，也必须工作，哪还有赏花的闲情啊！不过在小姑娘的面前，她只好这样随便地回答一句了。

小姑娘却立刻从一大把花中，抽出了几枝黄花，说：

“校长，带几枝黄水仙，放在您的办公桌上吧！”

“多少钱？”

“送您的！”

“这怎么好……”

这么说着，小姑娘已经把一束黄水仙硬塞到她手中来了。她不

能不接过来，说：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琼英，校长。琼楼玉宇的琼，落英缤纷的英。”

“噢——？”静文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说，“你念了不少书。是在哪个学校读书？”

“我念到初中一，爸爸就死了，不能不休学，帮着妈妈赚钱。我现在自己念。”琼英是笑着说的，眼睛里可像是闪着泪光。

“琼英，”静文拍着琼英瘦小的肩头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可以告诉我。”

“校长，我只羡慕她们。”琼英指着从操场那边走过来的一群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她们都是住校生，现在要去餐厅吃早点。

“噢，我知道了。”……

静文坐在石墩上不知过了多久，墙边的女孩也失去了踪影。她很奇怪，那也许是一个幻觉。这样早，不可能有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墙角采花。近来，她的眼睛不行了，眼镜非得再去重配一副不可了。

前面操场上又有一群群女学生在走动了，她们是去吃早点的，时间已经不早，她也该回宿舍收拾收拾了。对了，她还忘记了呢，宋琼英不是告诉她，说有一篇特写会在今天的报上发表吗？今年是她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五年的纪念，也是她结婚二十五年的纪念，唉！结婚二十五年了。银婚！她不由得伸手拢了一下头发，还有银发！

回到宿舍，早点和晨报已经摆在桌上了。吃稀饭、豆腐乳、肉松，一定要配一份晨报，是她多少年来的习惯。可是今天她却有点怕打开这张晨报。琼英曾打来电话说：

“校长，要不要我先把稿子拿给您改正？”

“琼英，我相信你写的一定比我说的更有条理，而且，你的新闻文笔，我也不会改呀！”

琼英在电话里撒娇了：

“校长，您真是，还跟我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我相信你也不会在稿子里开我的玩笑啊！”

开玩笑的意思是指什么，不要把她捧得太高，或者少写一点她的婚姻，也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琼英却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她不撒娇了，似乎很严肃地在电话里又说：

“校长，您放心吧，即使您不先看一遍，也会认为我写得很得体。”

但是现在静文却犹豫着不敢打开报纸。许多年来，她的名字被刊在报纸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她也习惯于被人赞扬，虽然她极力地避免，但是办学的成绩摆在那里，也就禁不得人家来访问、赞扬了。这次是宋琼英来写这篇访问记，刊在一家最大的晨报上，在她从事教育二十五年的日子里；在她的婚姻生活濒陷于危机的银婚的日子里。

静文没有在刊出前先阅读琼英的原稿，因为她相信琼英的写作能力。琼英已经是个出名的女记者了，她的稿子有万千人在读，前途光明灿烂，不再是当年明明女子中学作文簿上写别字的小小女学生

了啊！但是她会写些什么呢？琼英在访问静文的时候曾说过：“校长，我本来用不着访问您，就可以写出一篇完整的访问记，我不过是来对一对您的出生年月、毕业年月、从事教育年月，当心不要写错日期就是了。”那是真话，琼英在明明女中读了三年高中之后，又在大学读了四年新闻系，她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七年中，琼英曾亲眼见到静文的生活，亲耳听到静文的谈话，而且有许多次，静文曾把心声向她的这个亲自提携的女学生透露过。这样，琼英是知道她太多了，不会写得超出了范围吧？

静文的筷子尖戳进了那块豆腐乳，同时左手边的报纸也不由得被翻开了第一张、第二张，终于，两行头号大字从第八版的妇女周刊中跳进她的眼睛：

如坐春风里——吕静文校长访问记

本报记者 宋琼英

她没有心意继续吃饭了，撮一下筷子上的豆腐乳，就扔下筷子，拿着报到书桌前详细地逐字读下去：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明明女子中学校长吕静文女士的平生抱负。当二十五年前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走向教坛的第一天，就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这句话，直到二十五年的今天，她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一步。

春日惠风下，记者在明明女中校长宿舍的小院子里，访问这位从事教育二十五年，最近得到教育厅“办学优良”奖项的吕校长，听她侃侃而谈。春风里飘荡着吕校长温和的笑容，也飘荡着她的办学的成绩——几丝银发。吕校长用手挠了挠她的头发，自嘲般地笑着说：

“头发似乎白得早了些，何必催我老呢？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啊！”

某大学曾请她去担任教授，她却婉拒了，她说教大学容易把一个人教得懒下来，有太多的时间不容易打发，因为她是一个总在“动”的人，闲懒下来的话，不知道会出什么毛病。她又说，她虽然不一定顶佩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家书”中的几句话，却正符合了她对生活的观念。

那几句话是：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困愈快活。若有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吕校长便在这个信条下，打破许多困难而办成功了一间私立女子中学。

五十年前，吕校长出生在中国西南一个省份的乡下，像那样不开化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一个女孩子被送到学校去读书的，更何况她是一个孱弱的小女孩呢？但是在七岁丧父，而且下面还

有四个弟弟妹妹的悲惨环境下，吕校长的不识字的母亲，终于把这个大女儿先送进了私塾。那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妄举”，尽管是毁多于誉，但是吕校长的母亲这种革命性的决定，终于给女儿——甚至于可以说是给穷乡僻壤的妇女教育，开辟了一条路。吕家并不富有，何况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小孩，但是吕校长的母亲只凭带茧的双手，洗、扫、煮、缝，把子女们各个送进了学校。

当吕校长带着满腹从私塾中得来的学问，踏入新式中学的大门时，她发现自己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连阿拉伯数字都不会写，更不要说去演算一道鸡兔同笼的四则题了！但是她这时已经从母亲那里学来了刻苦、坚忍、努力的精神，晚上晚睡，早上早起，磨练自己，鞭策自己。她说她在外埠中学住读的时候，每天鸡鸣即起，打开一个鸡蛋，冰凉凉地生吞下去，她不知道那蛋是什么滋味，只知道这是母亲十指辛劳换来的一点营养品，要她吃了身体健康，好去应付那繁重的功课。她吞下了生鸡蛋以后，便到校园里去背诵英文，演算数学。她说，多少年来，努力不是为目的，而是一种生活习惯了。

又因为她后来帮助母亲抚养弟妹，所以又无形中养成了爱护、鼓励后进的习惯。她说她看不得一个失望的年轻人，马上要给这个失望者安排适当的求学环境；她更看不得一个散懒的年轻人，马上要给这个懒散者以鞭策和鼓励。她有惊人的充沛的

精力，她的个性虽略显急躁，但是处理事情的快当、果断，令人佩服。她以每天睡五小时就够的精力，去应付繁重的永无止休的事务。她曾是一个孱弱的小女孩，但是——她常常认为在中学住校吃了两年的生鸡蛋，是她由弱转强的重要的事实。

明明女子中学和一般私立中学一样，收费较为高昂，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收费办法，她不能私自变更。但是由于她自己读书时代环境不好，有此经验，所以非办到使贫苦的女学生也能来明明女中读书不可，因此她在学校设立了许多奖学金办法、工读办法，受其惠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

有一个卖花女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子，现在这个卖花女已经大学毕业了，当初她便是由于吕校长的鼓励和帮助，才得以读完该校的高中后又进入大学。这个女学生在初中二时因为父亲去世而辍学，每天清晨到女中附近的花圃剪些花草去卖，赚钱孝敬母亲。因为吕校长每天清晨都在校园散步，所以和这个小卖花女认识了，有一天卖花女送了吕校长一束黄水仙，并且随便说出她无法继续读书的情形，吕校长便立刻安排了这个卖花女入学，使她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大学教育。

对于早晨，吕校长似乎有特别的情感和爱好，她厌恶晏起的人，她说晏起的人，一生等于过了半生，她又说，早起工作或读书，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吕校长曾有一篇短小而可爱的散文，登在同学办的壁报上，其实是足可以选入中学国文课本里的。

题目就是“早晨”，记者特为抄录如下：

“每天早晨推开走廊的小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带含黛的山峰，晨曦把那远远的天空映成轻柔的玫瑰色。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觉得朝气蓬勃，——这样的早晨，我非得为她做点儿什么才甘心。

门缝里塞进来的晨报，我不要看，把清晨的好精神费在看世间斗争的新花样、人们自寻苦恼的新方法和一切诲淫、盗窃的新闻，是一件糊涂事。

我傍窗前的书桌坐下，读几页心爱的书，或者写信给那久未见面的好友——我所写的只有快乐，没有埋怨；只有努力，没有颓废；只有希望，没有气馁。

这样心平气和的早晨，我们总要做些有益的事吧？但可惜的是都市生活者永远赶不上和阳光一同起身，等到梦尽醒来，空气已含满尘埃和吵人的市声。方才那如黛的山景，也在浓云密罩下无影无踪了！”

吕校长今后努力的方针，仍着重于明明女中的扩展工作。十年的经营，由一片郊外荒园盖起两排教室，到今天有了完善的图书馆、家事楼，和两排设备近代化的学生宿舍，吕校长却仍不以为满意，她有意要使全校一千二百位同学都住到学校来，免除走读的浪费时间精力。她说她不忍心看学生每天早晚化费差不多三小时在拥挤的交通工具上，那对学生是个伤害。她希望明

明女中的学生，有一天全部到学校来，每天在美丽、清新的校园里度过清晨和黄昏！她不认为这件事是件不重要的小事，如果她想到了，就一定要做。

吕校长是一个为热爱工作而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的人。她一生无子女，以培育别人的子女为己任，她忽略了她自己的家庭生活，学校就是她的家！每天清晨，她漫步于校园里，步履安详而坚定，百年树人的计划，就常常是在独自散步中决定的。如果你看到她低首徘徊时就请不要向她打招呼或打扰她吧，因为那也许是有一件事，她尚未能决定啊！……

静文看完了自己的学生写的这篇访问记了。报纸摊在膝盖上，她呆呆地在想——这篇访问记写得好不好呢？因为事关自己，她不能判断了。说是访问记，实在是访而无问，而像是一篇校长性格形成的分析。而且，琼英这孩子真淘气，竟巧妙地把自己到明明女中读书的事情，不着痕迹地写了进去，读者哪里知道卖花女的故事就是记者本身的故事呢？

琼英并没有写得像一般人物特写一样，把生平履历都抄一遍，这也许是一种更新鲜的写法，不知道一般读者看了，会怎么说。

她知道，等会儿到办公室去，她会陆续接到一些电话的，第一个就会是秀云的，琼英也会打来。明天她一定还会接到外埠和城里朋友的信，他们都会说，看到报上的访问记了，恭喜呀，了不起呀，这